

imple life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4

要生活得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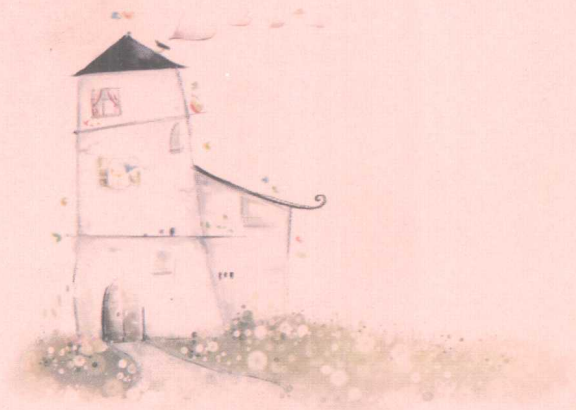
——蒙田随笔集

Montaigne's Essays

[法] 蒙田 ◆ 著

杨帆 ◆ 译

倾听内心的智慧之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mple life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4

要生活得写意

——蒙田随笔集

Montaignes Essays

[法] 蒙田 ◆ 著

杨帆 ◆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要生活得写意：蒙田随笔集 / [法] 蒙田 (Montaigne, M.E.) 著；杨帆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

(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ISBN 978-7-5078-2829-0

I. 要... II. ①蒙...②杨...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中世纪 IV. I56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6974号

要生活得写意——蒙田随笔集

著者	[法] 蒙田
译者	杨帆
责任编辑	张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29-0 / I · 235
定 价	29.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译本序

本书的作者说，“我本人是这本书的原材料”。他在书中所反映的思想、道德观和生活习惯，其实和我们的古代圣人是共通的。他的许多主张，我们今天仍在实践着。这也叫古今中外“心心相印”吧。当然我也相信，读了这本书以后，大多数读者不会跟在蒙田后面，摇旗呐喊，拥护封建君主的统治，除非完全扼杀了独立的人格，人云亦云，才会千军万马挤上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独木桥。

这个译本是《蒙田随笔》的选译。我初次接触蒙田的随笔，拿到的是一个古文的原版，说实话只能看懂十分之一；后来找了一个较新的版本，这次可以读懂一半左右了，但是仍谈不上翻译；最后找到了古文今译的现代版本，才拿来作为翻译的依据。所以，这个译本只能算是《蒙田随笔》的古文今译本的中译本。在译毕交稿之前，我参考梁宗岱先生译过的一些篇章作了修改。梁先生理解的深刻，文笔的优美，令我望其项背而兴叹不已。

常常听见有一定外语程度的人说，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读原文，也不愿意读译文，译文再好，总觉得缺少了那一点点味道，我很同意这种说法。翻译真的是很难啊，做翻译实践的人要努力再努力，强调语言“可译性”的专家们是否也多想想“味道”这个问题呢。

杨 帆

致读者

读者，这是一部诚心之作。我开宗明义告诉你，此书只为家庭和个人目的而写，既无求于你，也不考虑自我的荣耀，只为方便我的亲朋好友在失去我的时候（此事已不遥远），重现我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某一些性格特点，并且更全面更生动地加深对我的了解。如果想博取众人的好感，我得乔装打扮，刻意地表现自己。但是，我希望大家看见我简单、自然、普通，不矫揉、不造作的处世方式：因为我描画的是我自己。只要舆论许可，我会在书中如实报告我的缺点，如同我自然的外世态度一样。如果大自然的基本规律稍稍放任一下，让我成为据说至今依然生存的人们中的一员，我保证很乐意在书里全面地赤裸地剖析自己。因此说，读者，我本人是这本书的原材料：你把时间花费在一个如此浅薄如此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实在是不智之举。因此，说一声再见吧！

德·蒙田

目 录

论闲逸 1

论离群索居 3

论『悲伤』 18

欲望(和感情)比命长 23

找不到真对象，灵魂如何迁怒于假对象 32

让动机裁判行为 35

论骗子 37

论口才的急与慢 43

论预言未来 46

是祸是福多凭个人之见解 51

论恐惧 75

死后才能断定生前是否幸运 79

论哲学，即学习死亡 83

有人得益，必有人受损 105

论学究气 106

论人与人的差别 121

论睡眠 134

论判断的不确定性 137

论残忍

205

论书籍

188

论良心

182

论酗酒

170

论行为无常

161

论寿命

157

论气味

154

论虚浮的精明

150

论语言的浮夸

145

论荣耀

223

论信仰自由

241

论勇气

247

论实利与正派

257

论三类社会关系

277

论权重位尊的弊端

293 \

论闲逸

我们看见未经开垦的土地，如果土质肥沃富饶，必定长满了数不胜数的野草和害草，为了变废为利，必须改造这些土地，让它们养育某些对我们有用的种子。我们看见女人生下一个个畸形儿，为了培养良好和正常的一代，必须为她们注入另外的种子。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让它专注于确定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内容，那么，它会完全放纵自己，在想象力的广阔原野上迷失自己：

比如在一个铜盘里，波动的水面反映出阳光或者皓白的月光，光线四射，穿过空气，直抵富丽堂皇的穹顶。
(维吉尔)

在纷乱的反光中，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疯狂和谵妄的形象：

他们制造种种离奇古怪的东西，就像病人的梦幻。
(贺拉斯)

没有既定目标的灵魂容易迷失。常言道，无所不在即无所在。

四海为家者实无家。（马尔西亚勒）

我最近回家了，只要可能，决心不再理会种种杂事，离群索居，以度余生。我觉得，如果想善待自己的头脑，最好是让它充分闲适地与自己对话，停顿下来，幽闭起来。我原来希望，我的头脑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更加成熟，可以从此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发现：

闲逸只能分散人的精神。（卢甘）

相反，骑一匹脱缰的马，会给自己带来百倍的忧虑，甚至超过操心别人的事。它毫无次序、毫无目的地制造无数离奇和异常的怪物，为了方便静观它们的荒谬和怪异，我开始把它们记录下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自己倍感羞愧。

论离群索居

我们暂且不对离群索居和投身社会这两种生活方式作冗长的比较，至于那些隐藏着野心和贪婪的漂亮话，什么不为私利，生而为公共利益等等，还是让我们不揣冒昧求教于局内人吧。请他们扪心自问，与那些漂亮话相反，社会地位、公职，在上层社会忙忙碌碌，他们追求这些东西真的不是为了从公共事务中获取个人利益吗？人们互相践踏，手段之恶劣已经表明居心的不善。让我们告诉野心，正是它使我们产生离群索居的愿望，正是它最避忌社会的共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善或作恶；然而，比亚斯说：世上的恶人更多，《传道书》说：千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好人，如果他们都说对了，

好人不常见，和忒拜城的城门或富饶的尼罗河的河口一样。（朱文纳尔）

那么，我们身在其中实在是太容易受传染了。要么模仿

恶人，要么憎恨他们。或者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而同流合污，或者因为相去太远而憎恨他们，反正都是危险。出海的商人有理由提防同船的人，希望他们不是放荡、亵渎神明、作恶的人，认为和这种人作伴总是凶多吉少。所以，比亚斯开玩笑似的对共同面临暴风雨的危险，向诸神求救的人说“不要作声，不要让神知道我和你们在一起”。

我说一个更惊人的例子，阿尔布凯尔克是葡萄牙国王埃马纽埃尔在印度的副帅，他在海上遇到生死攸关的暴风雨，于是肩扛一个小男孩，唯一的目的是在命运与共的情况下借助于孩子的天真无邪，请求神明大发慈悲，保护和援救他的性命。

不是说智者不能随处安身立命，过上幸福的生活，即使孑然一身独处朝廷百官之中。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避之唯恐不及，连看一眼都不愿意。有必要的话，他会忍受。只要有可能，他会选择离开。如果还需要与别人的恶习打交道，他也不会因为清高而嗤之以鼻。

夏隆达像惩罚坏人一样惩罚经证实常与坏人来往的人。

万物中最不爱交际、又最善交际的是人：前者是坏毛病，后者是一种天性。至于安蒂斯坦纳，有人指责他与恶人为伍，我觉得他的辩解不能令人信服，他说医生不也总是和病人在一起吗？因为，医生固然改善着病人的健康状况，他们自己的身体也由于接触、观察和处理疾病而日益受损。

回过头来说说离群索居的目的吧，我相信目的只有一个：一个人独处更悠闲更自在。但是，人们不总是好好地寻找正

确的途径。我们往往以为已经放下手中的事务，实际上只是把它们改变了一下而已。用管理家务代替治理国家，并不见得会轻松很多：你的心一旦投入进去，你的人也就全进去了，家务事虽小，却一样地缠人。此外，我们尽管摆脱了司法和商业等等事务，却没有摆脱人生的主要烦恼，

帮助我们排解烦恼的是理性和智慧，而不是面临浩瀚大海的那个地方。（贺拉斯）

野心、贪婪、犹豫、恐惧和好色，不会因为我们换了地方就放过我们，

忧愁和苦闷跟着骑士坐上了马背。（贺拉斯）

它们会跟随我们进入修道院和哲学课堂。不管是沙漠还是石头的山洞，也不管是扎人的粗衣还是斋戒的饥饿，都无法帮我们摆脱它们：

致命的箭始终挂在他的腰间。（维吉尔）

有人告诉苏格拉底，某某在旅途中丝毫不见起色，他回答说：“我早就想到了，那毛病是跟着他一起走的。”

为什么去找别的太阳温暖的地方？谁离开祖国，又

逃避自己？（贺拉斯）

如果不首先为自己卸下肩上的重担，包括肉体 and 灵魂，我们每走一步都会留下更多的伤痕：同样，船上的货物都紧固好了，就不会生出诸多的不便。你挪动病人的位置，害处大于益处。你像抖动袋子一样把造成的伤害送往深处，犹如木头桩子在震动力和撞击力的作用下愈扎愈深一样。所以，远离老百姓是不够的，变换地方是不够的，必须远离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必须把自己隔离起来，必须重新控制自己。

你会说：“我砸碎了镣铐。”是的，就像只狗经过努力挣脱了链子。但是，它在逃跑的时候，脖子上还拖着长长的一段铁链。（皮尔斯）

我们依旧带着镣铐：这不是完全的自由，我们还在回头看留在身后的东西，想象中那一副依旧完整的镣铐。

如果灵魂得不到净化，我们将要徒劳无益地面对多少战斗多少危险？多少伤心事撕裂着为情感所苦的心，还有多少恐惧啊！骄傲、淫荡、狂怒，它们带来多少灾难啊！还有奢侈和惰怠！（卢克莱修）

我们的恶深植于灵魂之中，然而，灵魂避不开自己。

因此必须使灵魂回归和反省：在这里才有真正的清静，即使身处闹市和王宫。当然，你真正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更方便地享有这种清静。

于是，一旦我们试图独自生活，不再依赖别人，我们就要紧紧地把握幸福在自己的手中。息交绝游，做到真正独立地自在地生活。

斯蒂尔蓬避过城中的大火，他在火灾中失去了妻子儿女和财产。德梅特里奥斯·珀里奥尔塞特见他在这场国难中面无惧色，问他是否遭受了损失。他回答说，没有，感谢上帝，大火没有带走任何属于他个人的东西。关于这件事，哲学家安蒂斯坦纳说得相当有趣：人应该准备一些能够浮在水面，和他一起靠游泳逃脱海难的食物。

可以肯定，聪明人只要保全自己，他就什么都没有失去。当蛮族攻陷诺拉城的时候，主教保兰人财尽失，本人成了俘虏，他是这样祈求上帝的：“上帝啊，不要让我因为失去的东西而耿耿于怀，你知道，他们没有碰到任何属于我的东西。”令他富有的财产，令他心善的产业，依然完整如初。这就叫作正确选择可以不受损害的财富，把它们藏在无人可以触及——除了我们自己，无人可以泄露的地方。如果可以，最好带上妻子儿女，财富和健康，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自己绑死在上面，让他们左右我们的幸福。我们必须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的完全空置的后院，使我们得以真正自由地隐匿其中。那里才是我们和自己交谈，谈论我们自己的地方——完全私人的交谈，任何对外的联系或交流在此毫无位置——